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三

起閼逢閭茂盡旗
蒙大淵獻凡三年

孝獻皇帝丙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赦天下 甲子帝加元服 二

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

孝經
卜其

宅兆而安厝
之兆塋域也

何忍言後宮之選乎壬午三公奏改葬皇

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

王夫人死見五十八卷靈帝光和四年皇

后紀曰改葬文昭陵上時掌翻

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

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

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

沛國治相縣而沛自為縣屬沛國時人謂沛縣

為小沛由此時呼備為劉豫州豫州刺史本治譙備領刺史而屯小沛按此時又有豫州刺史郭貢朝命不行

私相署置者也

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

馬騰私有求於李傕

傕古岳翻

不獲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

遂率眾來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

遂知傕之不足與也復扶又翻諫議

大夫种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已

為內應以誅僉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

种音冲觀古玩翻

邵等謀泄出犇槐里僉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

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庚申詔赦騰等

力不能制騰遂因下詔赦之夏四月以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降將

軍二將軍號一時暫置耳後世不復置降戶江翻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

程昱守甄城甄城縣屬濟陰郡水經注曰沘州舊治魏武創業始於此河上之邑最為峻固甄當

作郵續漢志兖州刺史治昌邑宋白曰漢獻帝於郵城置兖州蓋曹操以刺史始治此復往攻陶

謙復扶遂略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

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謙丹陽人也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

迎呂布操乃引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詩少

照翻好呼到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

翻俠戶類翻盟主事見五十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

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

操之前攻陶謙見上卷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還往

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泣垂也陳留高柔謂鄉人曰

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

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為變

問古
蒐翻

欲與諸君避之何

如衆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

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

高幹從袁
紹在河北

呂布之捨袁紹從

張楊也

事見上
卷上年

過邈

過工
未翻

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

邈畏操終為紹殺已也

為于
偽翻

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

留邈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

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烈內亦自疑

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

曰說輸為翻下同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

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

鄙乎今州軍東征謂操兵征徐州也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

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

亦縱橫之一時也縱子容翻邈從之時操使官將兵留屯東

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為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

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

衆疑惑或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

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

濮陽惇未翻

時操悉軍攻陶謙留

守兵少

少詩治翻

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

督將領兵大吏通掌州郡

事者將即亮翻

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

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

求見荀彧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

謂一州倚之為重也

往必

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

分扶問翻

今來速計必

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

賢曰不令其有所去就也

說輸芮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郵

城未易攻

易以鼓翻

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郵

城范東阿不動

賢曰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

布軍降者

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

降戶江翻汜符咸翻皇甫

謚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氏焉疑鄂力翻

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

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

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

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

過工禾翻說輸芮翻靳居嫩翻姓也戰國楚有韋臣靳尚

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
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
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
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
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

相如字言

不能相與定君臣之分也

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

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

田單事見

五卷周赧王三十六年

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

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

兵刺殺之

刺七亦翻

歸勒兵自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

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

能愛君

齊桓公問管仲曰開方何如對曰棄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親

是以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

劉備遣庶歸北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

事見後六十五

卷建安

曹公亦宜遣允

十三年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

水經注河水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述征

記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

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潁

川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

潁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避難改焉

卒完

三城以待操

卒子恒翻

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

昱為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

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

要我

東平國當亢父泰山之道亢父本屬東平章帝元和元年分屬任城賢曰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

斷丁管翻亢父音抗甫要一逞翻

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五月以揚

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

安集將軍

一時

並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

時太傅馬日磾出使李傕以車騎將軍開府汜

稠又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

皆參選舉李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

違之便忿憤喜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

主者蓋尚

書也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河

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

涼州刺史本治漢陽郡冀縣時寇賊繁興

遂與河西隔絕河寇蓋羣盜阻河為寇者

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以陳

留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典治之

風俗通邯鄲以國為姓余謂邯鄲非國也蓋以

邑為姓左傳晉有郕鄆午時
置雍州治武威治直之翻

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

震 乙酉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壬子太尉朱雋免

戊午以太常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 甲子以鎮南將

軍楊定為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 自四月不雨至于

是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

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汶音聞糜粥也為于偽翻餓死者如

故帝疑稟賦不實稟給也賦與也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

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觀此則獻帝非昏蔽而無知也然終

以失天下者威權去已而小惠不足以得民也

八月馮翊羌寇屬縣郭汜樊

稠等率衆破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

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

昃從結翻日昃也

數

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

陳讀曰陣

司馬陳留典韋將應

募者進當之

典姓韋名

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

人曰

等人者立等以募人及等者謂之等人或曰等人一等應募之人也

虜來十步乃白

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

韋持戟大呼而起

呼火故翻

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

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

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

間古翻

操得入城燒其東

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

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

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

既自力勞軍又促軍進攻者恐既敗之後士氣衰沮也勞力到翻復扶又翻

與布相守百餘

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九月操還鄆

城布到乘氏

乘氏縣屬濟陰郡應劭曰春秋魯敗宋師於乘丘即其地宋白曰今濟州鉅野縣西

南五十七里乘氏故城是也乘繩證翻

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冬

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

說翰為翻

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

度徒洛翻

將軍以龍虎之

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

荀彧字文若

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十二月司

徒淳于嘉罷以衛尉趙溫為司徒錄尚書事 馬騰之

攻李傕也劉焉二子範誕皆死議郎河南龐義素與焉

善乃募將焉諸孫入蜀

龐皮江翻將如字領也攜也挾也

會天火燒城

焉徙治成都

劉焉初居縣竹

疽發背而卒

說文曰疽久癰

州大吏趙韙

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

韙羽兔翻上時掌翻

詔拜

潁川扈瑁為刺史

瑁音冒

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

勝走入荊州詔乃以璋為益州牧璋以韙為征東中郎

將率衆擊劉表屯朐臬

朐臬縣屬巴郡師古曰朐音劬晉書音義朐音蠢臬如允翻賢

曰朐朐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朐音閏劉朐曰開州盛山縣漢朐朐地余據今雲安軍漢朐

朐縣地土地下濕多朐朐蟲故名劉禹錫曰朐朐蚯蚓也裴松之曰朐如振翻

徐州牧陶謙

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

姓譜楚大夫受封於南郡糜亭因以為氏或言土尹糜之

後以名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為氏

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

袁術字公路

君可以州與之典

農校尉下邳陳登曰

據裴松之註三國志云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魏志曰曹公置典農

校尉秩比二千石蓋先已有此官曹公增其秩耳

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

治直之翻

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

為于偽翻

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

以割地守境

觀登此言固未易才也

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

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

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

據陳壽志備謂竺等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君可

以州歸之融言冢中枯骨何足介意正為四世五公發也

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

不取悔不可追

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百姓惟能者是與也前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備遂領徐州

初太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

碑丁

岐守志不撓

撓奴教翻

袁術憚之曰磾頗有求於術術

侵侮之從曰磾偕節視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

促辟之日碑從術求去術留不遣又欲逼為軍師日碑

病其失節嘔血而死

杜預曰病者以為已病也

初孫堅娶錢唐吳

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

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

成

夙早也

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

造七到翻分扶問翻

推分而結好也

好呼到翻下同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

與策

推吐雷翻

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

曲阿

曲阿縣屬吳郡賢曰今潤州縣余據曲阿古雲陽縣也秦時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阮以敗其

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

豪俊有復讐之志

以父堅為黃祖所殺也

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

袁術相惡

會工外翻

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

上時掌翻

攻昕

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

從才用翻下賢從同

策以母弟

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

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

勲業不終

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二年難乃旦翻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

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

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

舅謂吳景

孫賁字伯陽

彼精兵之地

丹陽號為天下精兵處

可還依召募策遂與

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

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

涇縣屬丹陽郡賢曰今宣州縣

姓譜祖商祖已之後帥所類翻

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

幾居希翻復扶又翻下同

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

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

謝入術營

也專殺

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

好呼到翻

何為謝也由是軍

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

陳紀

更工衡翻

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

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

錯誤也

每

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

復用其故吏劉勲為太守

復扶又翻

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

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詔書用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

續漢志揚州本治歷陽蓋

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

中世以後徙治壽春也

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之以景賁本術所置

懼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迫逐景賁景賁退屯歷陽

歷陽

縣屬九江郡今和州

繇遣將樊能于廩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

拒之

橫江渡在今和州正對江南之采石即今之楊林渡口當利浦在今和州東十二里

術乃自

用故吏惠衢為揚州刺史

惠姓也戰國時梁有惠施

以景為督軍中

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春正月癸丑赦天下

考異曰袁紀作癸酉按長歷是月癸卯朔無癸酉今從

范書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敗補邁翻

詔即拜袁紹為右將

軍

即拜者就拜之也時紹在鄴就鄴拜之考異曰袁紀作後將軍今從范書

董卓初死

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

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欲關

者數矣數所角翔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

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

欲截汝父頭利催兄子也故云然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

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語牛居翔本所爭者非私怨

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韓遂金城人與樊稠皆涼州人也欲相與善

語而別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

還李利告僉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僉亦以

稠勇而得衆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僉索益兵

索山客翻

二月僉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坐但卧翻

由是諸將轉相疑

貳僉數設酒請郭汜

數所角翻

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僉

婢妾思有以間之

間工覓翻

會僉送饋

餉食日饋

妻以鼓為藥摘

以示汜曰

鼓是義翻撻他歷翻挑也

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

公也

以雞為喻也一栖而兩雄必鬪

他日僉復請汜飲大醉

復扶又汜翻下同

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

糞汁解衆毒

於是各治兵相攻矣

治直

之帝使侍中尚書和倕汜倕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

夜有亡者告倕三月丙寅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

以車三乘迎帝

暹息廉翻將即亮翻乘繩證翻下同

太尉楊彪曰自古帝

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

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

至倕營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

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倕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

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

璠璠乎

大鴻臚榮邵

榮姓也前書有男子榮畜姓譜周榮公之後邵蜀閬翻又古合翻

大司農朱雋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

以為質

質音致下同

朱雋憤懣發病死

懣音悶又音滿

夏四月甲

子立貴人琅邪伏氏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為執金吾

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闕一人劫天

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

質音致

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

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傕召

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

繒慈陵翻

許以宮人婦女

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僉黨中郎將張邕等謀攻僉丙申

汜將兵夜攻僉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僉左耳邕等燒

屋火不然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邕等因將所領兵歸

汜是日僉復移乘輿幸北塢據僉汜和後然後帝得出長安宣平門則北塢蓋在

長安城中僉汜於城中各使校尉監塢門監工內外隔

築塢而居也復扶又翻

絕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僉

銜翻

曰朝晡上飭

上時掌翻飭與飯同

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帝

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僉自不知所犯悖逆欲轉

車駕幸池陽黃白城

池陽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水經注曰黃白城本曲

梁宮也語去吉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

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

與僉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

牛睚眦

懈翻怒視也昔疾智翻目際也毛晃曰厓晉舉目相忤貌亦作眦士懈翻

以成千鈞之讎

千鈞

言重也朝廷欲令和斛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

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

乘繩證翻解胡買翻曉也

於易一為過再為

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

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

不

如早共和斛僉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

據獻

帝起居注應

催信巫覡厭勝之術

覡奴歷翻國語在女
曰巫在男曰覡厭益

涉翻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

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

偽為于翻

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催

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

良信也

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

射皇甫鄴和催汜

考異曰袁紀鄴作麗今從范書

鄴先詣汜汜從命

又詣催催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

英雄記曰郭汜一名多

何敢欲

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郭多否邪郭

多又劫質公卿

質音致下同

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

左右

助也音
佐佑

酈曰近者董公之彊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

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

為上將荷國寵榮

荷下可翻

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

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

帥所類翻

猶知將軍所

為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為用也僎呵之令出酈出詣

省門白僎不肯奉詔辭語不順

天子所居曰禁中亦曰省中省門即禁門也

帝恐僎聞之亟令酈去僎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

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僎言追之不及 辛巳以車騎將

軍李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

野鉅野縣屬山陽郡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

郭周於此置濟州

遂斬蘭等操軍乘氏

乘繩證翻

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

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

高祖取天下令蕭何

守關中光武經營河北令寇

恂守河內皆以為王業根本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

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

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

賢曰曹操初從東郡守鮪信等遙領兗州牧遂進兵

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余據此時

百姓無不歸心

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

禹貢兗州之域孔安國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子

禮翻

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

易以鼓翻

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

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

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

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

謂結劉繇也

共討袁術以臨淮泗

若舍布而東

舍讀作捨

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

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甄城范衛可全

衛謂濮陽杜預曰濮陽古衛地甄當作鄆

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

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

易以

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

結親猶言

相為表裏

政翻

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

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

徐州威罰實行

謂多所屠戮也

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為

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讐必不心服於操

縱破其兵猶不能有其地也降戶江翻

夫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

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

今三者莫利惟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

東緡縣屬

山陽郡春秋之緡邑也宋白曰今濟州金鄉縣本漢東緡縣復扶又翻下同緡者巾翻

與陳宮將

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

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

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

挑徒了翻

既合伏兵乃悉乘隄

前書音義

曰乘登也

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

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犇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

將家屬保雍丘

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

布初見備甚尊敬之謂

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

布五原人備涿郡人五原涿郡皆邊地

布見關

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李傕

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謀殺傕事

泄遂將兵叛傕衆稍衰

果如皇甫

庚午鎮東將軍張

濟自陝至

陝縣屬弘農張濟初平三年出戍焉陝式再翻

欲和傕汜遷乘輿權

幸弘農

乘繩證翻下同

帝亦思舊京

謂雒陽也

遣使宣諭十反汜傕

許和欲質其愛子

質音致下同

僮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

胡數來闕省門

數所角翻

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

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

宣義將軍亦一時暫置

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滿路

宜思方略詗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

帥所類翻飲於許禁翻食讀曰臥

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僮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

計者

復扶翻

僮乃從之各以女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

宣平門

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

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

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僮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

車前兵欲交待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

高舉車帷帝曰諸君何敢迫近至尊邪呼火故翻近其斬翻汜兵

乃却既度橋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饑從才用翻

張濟賦給各有差僮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為標騎將

軍開府如三公票匹妙翻郭汜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

楊奉為興義將軍皆封列侯以楊奉自白波賊帥勤王故以興義寵之又以

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曰承靈帝母董太

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

高陵

縣屬

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

諭汜曰弘農近郊廟

近其新翻

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

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

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鄙

復扶又翻下同

侍中种輯知之密告

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

山

自新豐驪山西接終南謂之南山

曹操圍雍丘張邈詣袁術求救

未至為其下所殺

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 戊戌

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

夏戶雅翻

侍中劉艾見

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

時郭汜楊定董承楊奉各自為營艾不敢

拍言故請幸一將營惟帝意所向也

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

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董承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

行幸華陰

華戶化翻

寧輯將軍段熲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

儲欲上幸其營

寧輯之號猶安集亦一時暫置也熲烏回翻

熲與楊定有隙

定黨种輯左靈言熲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

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

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煨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

南

野宿無廬舍謂之露次

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

靈請帝為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

邪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

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

贍而
艷翻

詔使侍中尚

書告諭定等令與煨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

令車駕東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

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為汜所遮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

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傁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傁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

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畧無所遺

凡乘

輿服御之物皆為御物符銅帟符竹使符之類符之為言扶也兩相扶合而不差也又曰符輔也所以輔信又合也驗也策編簡為之古者誥命皆書之策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典籍內府圖書及尚書中故事之類勝音

升

射聲校尉沮傁被創墜馬

沮子余翻創初良翻

傁謂左右曰尚

可活否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

被皮

義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傁乃殺之壬申帝

露次曹陽

賢曰曹陽澗名在今陝州西南七里俗謂之七里澗崔皓云自南山北通於河魏武帝改

曰好陽杜佑曰陝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澗以下文觀之杜佑說是

承奉乃譖僉等與連

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

譖古穴翻間古苑翻使疏吏翻

招故白波帥李

樂韓暹胡才

帥所類翻暹息廉翻

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

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僉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

是董承等以新破僉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騎發東

自曹陽發

而東行也

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

後為拒僉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鄧

淵廷尉宣璠

璠字素翻

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

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邵為僉所遮欲殺

之

邵古合翻又司閭翻

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樂

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

哉

觀帝此言發於臨危之時豈可以亡國之君待之哉特為強兵所制耳舍讀曰捨

兵相連綴

四十里方得至陝

杜佑曰陝春秋虢國之地所謂北虢也

乃結營自守時

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僉汜兵繞營叫呼

呼火故翻

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

柱出孟津

水經注河水逕大陽縣南又東過底柱間底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

破山以通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

曰底柱三穿既決水勢踈分指狀表目亦曰三門山在

魏城東北太陽城東自底柱而下至五戶灘其間一百

二十里有一十九灘水流湍急破舟船自古所患河水

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楊彪以為河道險難非萬乘所

過河陽縣南則孟津也

宜乘

萬乘繩證翻下乘與同

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為應上

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綃十足董承

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

百官志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

節事凡遣使掌授節殺旁侍者血濺后衣

濺子

河岸高十餘丈

高居

傲翻不得下乃以綃為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匍匐而下

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

樂以戈擊之手拍於舟中可掬

左傳晉荀林父帥師戰于邲而敗中軍與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纔數

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為兵所掠奪衣服俱

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

勝音升

衛尉士孫瑞為催

所殺僉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

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

懼僉兵射之故以被為幔以禦箭幔莫半

翻幕也射而亦翻

既到大陽

賢曰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即今陝州河北界

是也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

亥帝御牛車幸安邑

安邑縣屬河東郡

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

帛悉賦公卿以下

賦給與也分畀也

封邑為列侯拜胡才為征

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

安國將軍之號蓋始於此

皆假節開府其

壘壁羣帥競求拜職

帥所類翻

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

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

觀互相鎮壓以為笑

鎮側人翻

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

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

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

來朝

野王縣屬河內郡
隋唐為河內縣

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

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者四散羸者相

食

羸倫
為翔

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

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

播流也遷也越顛墜
也走也賢曰播遷也

越逸也言失其所
居說翰為翻下同

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

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

州域謂
冀州之

域也粗

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

即就

挾天子而

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

不庭謂不朝者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一曰庭

直也不庭謂不直者

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

日久矣

王肅註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逶遲

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

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

得者王倘迎天子自近

近其

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

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

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紹不能從授之言果為曹

操所先帝既都許乃欲移以自近不亦晚乎先悉薦翻
考異曰魏志紹傳曰天子在河東紹遣郭圖使焉圖

還說紹迎天子都鄴治初丹陽朱治嘗為孫堅校尉從

堅討長沙零桂賊表行都尉又從治破董卓於陽人表行督軍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

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

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

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策本江東人術故謂之本土

知其恨謂許以九江廬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

會工外翻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

餘人騎數十匹

校戶教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行收兵比至歷陽

比必寐翻

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

從才用翻

瑜將兵迎

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

諧偶也合也史言推結分好正

當於此觀之又當於此別分好二字英雄相遇於草澤一見之頃靡然為之服役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

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

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

江表傳曰

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吳人皆謂之孫郎

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

山草言深山茂草之

中也李固對策曰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則山草二字當時常談也長知兩翻

及策至軍士奉

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

茹亦菜也

民乃大悅競以

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濶達聽受善於用人

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

勞力到翻樂音洛為于偽翻

考異

曰魏志袁紀皆云初平四年策受袁術使渡江漢獻帝紀吳志孫策傳皆云興平元年虞溥江表傳云策興平

二年渡江按術初平四年始得壽春策傳云術欲攻徐州從陸康求米事必在劉備得徐州後也劉繇傳稱吳

景攻繇歲餘不克則策渡江不應在興平元年已前今依江表傳為定

策攻劉繇牛渚營

郡國志丹陽郡秣陵縣南有牛渚杜佑曰牛渚圻即宣城郡當塗縣采石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

山是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

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閤度置也邸閣謂轉輸之歸至而度

置之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窄融依繇為盟主禮

據秣陵城

沈約曰秣陵其地本名金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元豐九域志江寧府江

寧縣有秣陵鎮丁度集韻窄側格切姓也風俗通楚有窄倫

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

又破繇別將於梅陵

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鎮今有梅根港

轉攻湖

孰江乘皆下之

郡國志丹陽郡有湖孰江乘二縣元豐九域志江寧府上元縣有湖孰鎮進

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

太史以官為氏

繇與慈皆東萊人也省悉景翻

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

若用子義

太史慈字子義

許子將不當笑我邪

以其覈論人品也

但使

慈偵視輕重

偵丑正翻
候視也

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

神亭

在今鎮江府丹陽縣界卒讀曰猝

策從騎十三

從才用翻

皆堅舊將遼西韓

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

刺七亦翻

而擊得慈項上手戟

擊與攬同

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

並各來赴於是解散

若論技擊則慈策適相當耳然慈終困於策何也

繇與策

戰兵敗走丹徒

考異曰帝紀繇敗走在興平元年今從江表傳

策入曲阿勞

賜將士

勞力到翻

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

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

首式救翻

樂從軍者一身行

樂音洛下

同復除門戶

復方目翻一人以身行除其門戶賦役也

不樂者不強

強其兩翻

旬

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

見賢遍翻

馬千餘匹威

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

殄寇將軍號蓋始於此

策將

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

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

分扶問翻

策曰子

衡既士大夫

呂範字子衡

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

範先領宛

陵令破丹陽賊而還

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

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

呂範汝南人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欲

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

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禱著袴居禱

侯翻單衣也著陟畧翻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

策乃授傳

符傳也

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

行老子曰盜亦有道儻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

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

又守手

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

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

與讀曰預

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

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

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

公為霸者宗

新序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在側者曰一

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故王者勞於求賢佚於得人

今子布賢我能用之

張昭字子布

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策任張昭

昭何足以當管仲策之斯言蓋因北方人士書疏從而歸重耳英雄冒次可易測邪

袁術以從弟

肩為丹陽太守

從才用翻

周尚周瑜皆還壽春劉繇自丹徒

將犇會稽

會工外翻

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

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

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

人豺狼不能久也

豫章在大江東南豫兗之壤在淮北袁術時據九江廬江之間故云隔在

其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

曹操字孟德劉表字景升繇從

之初陶謙以笮融為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

運融遂斷三郡委輸以自入

斷讀曰短委於偽翻流所聚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

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大起浮屠祠課人誦

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

好呼到翻每浴佛釋氏

謂佛以四月八日生事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

里費以鉅億計

鉅億計言以億億計也

及曹操擊破陶謙徐土不

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

將即亮翻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

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

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過江依禮既而復殺

之

先悉薦翻復扶又翻

劉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太守

諸葛玄退保西城

西城在豫章南昌縣西袁曄獻帝春秋云劉表上玄領豫

考異曰

章太守范書陶謙傳亦云劉表所用而陳志諸葛亮傳云術所用按許劭勸繇依表必不攻其所用也今從亮

傳及繇汴江西上駐於彭澤

彭澤縣屬豫章郡彭澤在西上時掌翻

使融

助皓攻玄許劭謂繇曰竿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

明喜推誠以信人

朱皓字文明喜許記翻

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

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

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

掾丁絹翻

丹陽都尉朱治逐吳

郡太守許貢而據其郡貢南依山賊嚴白虎

嚴白虎有衆萬餘人

阻山屯聚在吳郡之南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

來救吾

張超先為廣陵太守請臧洪為功曹委之以政

衆曰袁曹方睦洪為袁

所表用

洪為超使劉虞路梗因寓於袁紹紹表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必不敗好以招

禍

敗補邁翻好呼到翻招音翹又如字召也

超曰子源天下義士

臧洪字子源終

不背本

背蒲妹翻

但恐見制強力

強力謂強有力也

不相及耳洪時

為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

號戶刀難乃旦翻

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張超自投

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

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

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

家語孔子之鄉過程子於塗傾蓋而語

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

分扶問翻樂音洛

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

郡將邁危

郡將謂張超也將即亮翻

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

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

虧忠孝之名乎

復扶又翻重直用翻

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

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

陳琳字孔璋微一遙翻

臧洪投命於

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盟主謂袁紹也

臧洪策名於長安

帝在長安

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

知無降意

降戶翻

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救洪

自度必不免

度徒洛翻

呼將吏士民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

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

與此禍

與讀曰豫

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

先悉薦翻將如字領也

皆垂

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

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

可復食者

舍讀曰捨復扶又翻下同

主簿啟內厨米三升請稍以為

饘粥

杜預曰饘糜也之連翻

洪歎曰何能獨甘此邪使作薄糜徧

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

食讀曰似

將士咸流涕無能

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

枕職任翻

莫有離叛者城

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

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

自袁安至袁隗四世

安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曹孫

逢為司空隗為太傅凡五公瞋目真翻

可謂受恩今

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

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

張陳留為超兄也

則洪府君

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

為于偽翻下刃為欲為舉為

奈何擁

眾觀人屠滅洪惜力劣

劣弱也

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

公羊

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推吐雷翻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

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之洪邑人

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

少詩照翻坐祖卧翻下同

起謂紹曰將軍

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

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

空復爾為

爾為猶如此也

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

之則小人

背蒲翻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

日而生也遂復見殺

復扶又翻

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殺二烈士

公孫瓚既殺劉虞

事見上卷初平四年

盡有

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

睚眦必報

睚眦下懈翻士懈翻

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

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

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

分扶問翻

故所寵愛類多商販

庸兒與為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

事漁陽鮮于輔等

姓譜鮮于子姓周武王封其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為氏

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

司馬

應劭漢官曰護烏桓校尉有司馬二人秩六百石燕於賢翻

柔招誘胡漢數萬

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

誘音酉潞縣屬漁陽郡

斬

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

峭七肖翻種章勇翻

及鮮卑

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

共攻瓚破瓚於鮑丘

鮑丘水名水經註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和縣破瓚處也

又南過潞縣西賢曰鮑丘水又謂之潞水俗又謂之大榆河在今幽州漁陽縣

斬首二萬餘級

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

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謡曰

長知兩翻復扶又翻先志

薦翻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

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

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

水經註易京在易城

西四五里易水逕其南賢曰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

里爾雅曰絕高謂之京非人力謂之丘重直龍翻下同高居傲翻塹七艷翻

自居焉以鐵為

門斥去左右

去羌呂翻

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

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

以繩索引之而上若汲水然上時掌翻

令婦

人習為大聲使聞數百步

問音

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

無所親信

遠于願翻

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

戰

又復扶翻

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

事見五十卷九卷雲帝

中平五年

埽黃巾於孟津

事見上卷初平二年

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

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

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

賢曰

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

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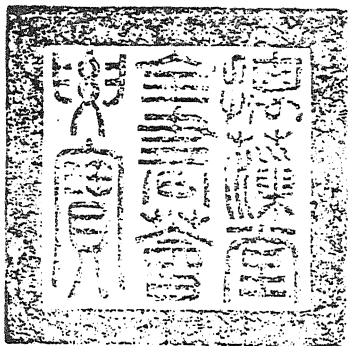
待天下之事矣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居于

平陽

平陽縣屬河東郡



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四

起柔兆困敦盡著雍攝提格凡三年

孝獻皇帝丁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改元 董承張楊欲以天

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

更工衛翻下更

同有二月韓暹攻董承承奔野王

野王張楊所屯也暹息廉翻

韓暹屯

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

郡國志河南緱氏縣西南有塢聚

胡才欲攻韓

暹上使人喻止之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表

術曹操擊破之

張楊使董承先繕修雒陽宮太僕趙

岐為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

後不絕

為于偽翻說輸為翻委于偽翻流所聚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

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

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

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

術於盱眙淮陰

郡國志盱眙淮陰二縣屬下邳國盱眙音吁怡

相持經月更有

勝負

更工衡翻

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

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

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

布去年奔備蓋屯於下邳之西

備中郎將丹陽

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

聞之引還比至下邳

比必寐翻下比明同

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

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

前漢志海西縣屬東海郡續漢志屬廣陵郡考異

曰蜀志備傳於此云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備邀擊盡斬之按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備傳為誤

飢餓困蹶

蹶子六翻

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

備請降於布

降戶江翻

布亦忿素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

為豫州刺史與并執擊術使屯小沛

賢曰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

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宋白曰郡國志云古偃陽國漢為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縣為小沛

考異

曰備傳云遣闕羽守下邳此在布敗後備傳誤也

布自稱徐州牧布將河內郝

萌夜攻布布科頭袒衣走詣都督高順營

科頭不冠露髻也今江東

人猶謂露髻為科頭

順即嚴兵入府討之萌敗走比明萌將曹性

擊斬萌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

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

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名其殿

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

卿大臣楊當出捍外難

難乃旦翻

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

郡國志梁縣屬河南尹春秋之梁國也

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

將軍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

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

墻壁間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

下自出採稻

續漢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

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賢曰稻音呂坪蒼曰稽自生

也稻與稽同

或飢死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袁術以讖言

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

賢曰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

故云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

賢曰陳大

夫軼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

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

國璽

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

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

事見上卷興平二年

乃會羣下議稱尊號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

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

猶服事殷

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語孔子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

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

處昌呂翻

範不

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

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

徼一遙翻

承曰在德不在彊夫

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

足為難若苟欲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弃誰能興之術

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

尚書湯誓

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戶雅翻

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

史記武王編告諸侯曰殷

有重罰不可不伐

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

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

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于

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

者乎

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

夙早也

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

賢曰安生

京生湯湯生逢逢生
術凡五代被皮義翻

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

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
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

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

熟與通

忠言逆耳

前書張良曰忠言逆

耳利駁議致憎

賢曰駁雜也議不同也言以持異議致增疾也駁北角翻

苟有益於

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

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

沮在呂翻

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曹操在許

郡國志許縣屬潁川郡帝既徙都改曰許昌杜佑曰漢許昌故城在今縣南三十里

宋白曰在今縣西南四十里

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

負功恣睢未可卒制

睢香萃翻恣睢暴戾之貌卒讀曰猝

荀彧曰昔晉文

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賢曰左傳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

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師古曰景從言如景之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事見九卷高祖二年為于偽朝

自天子蒙塵

蒙冒也言播越在草莽蒙冒塵埃也

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

東擾亂未遑遠赴今竊駕旋軫

鄭玄注周禮曰軫車後橫木也

東京榛

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

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
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
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
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

西漢有中郎將東漢分置

三署虎賁羽林中郎將建安之後羣
雄兵爭自相署置始有名號中郎將

董承等據險拒之

洪不得進

考異曰魏志此事在正月而荀
或傳迎天子在都雒後今從傳

議郎董昭

以楊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

少詩
治翻

作操書與奉曰吾與

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

舊都

乘繩證翻

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

夏

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夏戶推翻

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

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

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

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

共之

毛萇曰契闊勤苦也此蓋謂死也生也處勤苦之中相與共之也契苦結翻

奉得書喜

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

當依仰也

語牛倨翻仰牛向翻

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

亭侯

操祖曹騰封費亭侯養子嵩襲爵今以操襲嵩爵也郡國志沛國鄆縣有費亭曹騰所封也應劭曰

鄆音嵯師古曰王莽改鄆曰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晉地道記山陽郡湖陸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

考異曰魏志在六月而董昭傳在都雒後今從傳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

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

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

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誅尚書馮

碩等三人討有罪也

袁宏紀曰誅碩及議郎侯祈侍中壺崇

封衛將軍董

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

袁宏紀曰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

丁种輔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滂御史中丞董芬彭城
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揚衆議郎羅邵伏德趙懿
為列侯 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殄死節也

沮儁死
事見上

恭興平二年
沮子余翻

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

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

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

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

跂望

跂渠宜翻
舉足也

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

復扶
又翻

厭於叶翻
又如字

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

多者

凡舉事有利亦有害惟算其利多而害少者行之

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

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

累力偽翻下同

昭曰奉少

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

遺答謝以安其意

少詩沼翻遺于李翻

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

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魯陽近許轉運稍易

近其靳翻易以鼓翻

可無縣

乏之憂

縣讀曰懸

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

必

寐翻使疏吏翻

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詢奉庚

申車駕出轅轅而東

河南緱氏縣有轅轅關轅音環

遂遷都許已已幸

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

武平縣屬陳國此取其以神武平禍亂也

宋白曰亳州鹿邑縣後漢於今縣東北置武平縣隋改為鹿邑取故鹿邑城為名鹿邑城在縣西十三里春秋

鹿鳴地也

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孫策將取會稽

會工外翻

吳人

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

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

浙之舌翻

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

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

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

里宜從彼據其內

說輸為翻數所角翻卒讀曰猝水經注浙江東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

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祖塘謂之祖瀆孫策襲王朗所從出之道也裴

松之曰查音祖加翻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

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

裴松之曰案今永興縣有高遷

橋沈約曰永興本漢餘暨縣吳更名蔡邕嘗經會稽高遷亭取橡竹以為笛即其處也

朗大驚遣

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

即讀曰率

策破昕等斬之朗

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

前漢志冶縣屬會稽郡師古曰故閩

越地光武改曰章安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祖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為東冶後

漢改為侯官都尉及吳置建安郡洪氏隸釋據西漢志
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南部都尉治四浦李宗諤圖
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為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錢唐為西
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光武改四浦為章安以
治立東侯官吳孫亮傳曰五鳳中以會稽東部為臨海
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沈約宋志曰
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
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
徙治章安續漢志章安故治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
縣南之四浦鄉章帝立未詳孰是又曰司馬彪云章安
是故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勾踐治鑄
之所後分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
建安是也杜佑通典曰後漢改治縣為侯官都尉後分
治縣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
又曰二漢會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
嘗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吳門至順帝分置

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為兩郡之境故錢唐
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為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浙東
則西部亦移於婺女回浦後改章安乃會稽之東部今
台州蓋其地治縣則是南部在吳屬建安郡至唐遂為
福州太康記嘗云回浦本鄞之南鄉或云東部治鄞因
致休文之疑然鄞及回浦皆西漢縣名謂西漢割鄞而
置縣或未知至章帝時回浦已非鄉矣太康所紀亦
誤也前志註會稽之治縣云本閩越地續志曰章安故
治閩越地光武更名因脫其中數字故劉昭補注惑於
太康記而休文復不能剖判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
更名東侯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
末有東部侯國四字却是衍文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
治故文有錯亂班史註回浦為南部司馬彪謂章安是
故治張勃謂分治為東南二都尉杜佑謂二漢西部皆
在婺女圖經以治為東部皆誤也余按洪說甚詳其言
錢唐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為西部治所此語亦恐有未

安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降戶策自領會稽太守

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好呼翻諫

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喜許記翻吏卒常苦

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重尊重威威嚴言故白龍魚

服困於豫且張衡東京賦之辭注云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曰當

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

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

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

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

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且子余翻白蛇自放劉季害之

事見七卷秦

願少留意

少詩

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為策

二世元年

死於輕
出張本

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皆罷

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

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詔書下袁紹責

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

下遐稼翻下之下同樹黨謂以子譚為青州刺史熙為幽

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

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

謂與公孫瓚相攻也

紹上書深自陳懇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耻班在

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

數所角翻下同

我輒救存之

操自滎陽

汴水之敗收兵從紹於河內紹表為東郡太守呂今乃布襲取兗州紹復與操連和欲令其遣家居鄴也

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

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既攸

免董卓之禍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以蜀險固人民殷盛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從才

用翻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

常人也荀攸字公達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

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

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

量音良

故百全而功名可

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

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

呼好

到翻大難
乃旦翻

吾將更舉而求主

更工衡
翻改也

子盍去乎二人曰

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強去將何之嘉

知其不寤不復言

復扶
又翻

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

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

表嘉為司空祭酒

陳壽三國志作司空軍祭酒此逸軍
字晉志曰當塗得志尅平諸夏初置

軍師祭酒
參掌戎律

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

許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

報告也前書霍顯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數

所角翻治直之翻

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

主者許縣主吏也

寵

知將欲原客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北海

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

訖竟也終也難乃且翻

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清雅可玩而誦

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

磔陟格翻開也

而目理甚

踈造次能得人心

造七到翻

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

奇取異多剽輕小才

好呼到翻剽匹
妙翻輕墟正翻

至於尊事名儒鄭

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

玄傳曰融深敬玄告
高密縣為玄特立一

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太史公
廷尉吳公謂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
國公夏黃公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
正號不必皆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及

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

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

賢曰都昌縣屬北海郡故
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

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兵

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強國

融不聽而殺之劉義遜弃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

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

談笑自若

隱於新翻賢曰隱隱也

城夜陷乃奔東山

都昌縣之東山也

妻

子為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袁譚初至

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

田楷公孫瓚用為青

州刺史

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羣小肆志奢淫聲

望遂衰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弃農業諸軍並起率

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則弃餘瓦解流離無

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仰牛向翻椹桑實也其始生也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

色青熟則色黑可食椹音甚

羸蚌屬

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

盧戈翻

穎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避難改焉漢

曹操從之以祗

官羽林有左右監秩六百石屬光祿勳

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

魏志曰曹公置典農

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所主部分別而少為校

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

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

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袁術畏呂布為

已害乃為子求婚布復許之

乃為子偽翻復扶又翻

術遣將紀靈

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

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

泰山諸將

泰山諸將謂臧霸孫觀吳敦尹禮輩

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

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

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

鈴下卒也在鈴閣之下有警至則掣鈴以呼之

因以為名續漢志曰五百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程大昌續演繁露曰鈴下

威儀殆今
典客之吏

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

等曰玄德布弟也

劉備字
玄德

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

不喜合鬪喜解鬪耳

言不喜合人之鬪喜解
人之鬪也喜許記翻

乃令軍候

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

賢曰周
禮考工

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
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旁曲支植直吏翻

立也射
而亦翻

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

戟支

中竹仲
翻下同

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

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

復扶又翻
惡烏路翻

自出兵攻

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

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

偽為于翻

推誠仗信以招俊傑

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

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

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

不察

沮在呂翻程昱郭嘉勸操殺備今從魏書

考異曰傳子以為

操笑曰君得之矣

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

豫州舉陳郡袁渙為茂才

武帝元封六年詔州郡舉茂才茂才即秀才也避光武諱

史遂書為茂才

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

再三彊之不許

彊其兩翻

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為之則生不

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

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

邪將復將軍之意

言布以書罵備備君子邪固不以罵為耻其小人邪將復以書罵布也

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它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

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

復扶又翻

布慚而止

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

穰縣屬南陽郡

為流矢

所中死

仲竹翻

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

禮

言無郊勞授館之禮也

至于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

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建忠將軍繡

代領其衆屯宛

宛於元翻

初帝既出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

還印綬

上時掌翻

往依段煨于華陰

華戶化翻

詡素知名為煨軍

所望煨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煨待君厚矣君

去安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

為所圖

訓既為煨軍所望則必為煨所忌矣
久留則煨懼訓奪其軍必將圖殺之

我去必喜

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

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

家詡說繡附於劉表

說輸
為翻

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

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

為也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從于
容翻

境內無事關西充

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

校戶
教翻

命故雅樂郎河南杜夔作雅樂

蔡邕曰漢樂四品一曰
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

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
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鉦歌軍樂
也樂備表欲庭觀之變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

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平原禰衡少有才辨而尚

氣剛傲

禰乃禮翻姓也少詩照翻

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

操名衡為

鼓吏故為衡所罵辱

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

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

延禮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

呼好

到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

也唯以為不能斷

斷丁亂翻

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

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

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

操怒衡而送與表猶

以表為寬和愛士觀其能容與否也表怒衡而送與祖知祖性急必不能容衡是直欲寘之死地耳二人皆挾數用術表則淺矣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于洧水

水經注洧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

東遼宛縣南操軍敗處也消音育

繡舉衆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之又

以金與繡驍將胡車兒繡聞而疑懼襲擊操軍殺操長

子昂操中流矢敗走

降戶江翻驍堅堯翻車尺

校尉典

韋與繡力戰左右死傷略盡韋被數十創

被皮義翻

繡

兵前搏之韋雙挾兩人擊殺之瞋目大罵而死

瞋七翻

操

收散兵還往舞陰

舞陰縣屬南陽郡

繡率騎來追操擊破之繡

走還穰復與劉表合

復扶又翻

是時諸軍大亂平虜校尉泰

山于禁獨整衆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辜而

擊之

數所具翻

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

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

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

得行徐鑿斬安營訖

整七
鮑翻

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

曰消水之難

難乃
旦翻

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

討暴謂擊劫掠者堅
壘謂先鑿塹安營也

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

之于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操引軍還許 袁紹

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

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

羽故羽雖彊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

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

動公奉順以率天下

謂奉天子以率天下於理為順

此義勝也桓靈以

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

攝整也左傳曰書於伐秦攝也杜預注曰

能自攝整

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

治直吏翻

紹外寬內

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

易以鼓翻

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

間古覓翻

紹

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

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

好呼到翻

同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

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

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

此明勝也。論語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紹是言譖人者如水之浸潤以漸而入也。

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

也。紹好為虛執，不知兵要。荀子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公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

以少克衆

少詩
召翻

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

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

公孫瓚

瓚藏
旱翻

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

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

紹攻公
孫瓚而

操乘間東取呂布操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易以鼓翻

操曰然吾所惑者

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

誘音
西

是我獨以

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

十數

將即亮翻
帥所類翻

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

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

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

遂騰之叛服卒如荀彧所料比必寐翻

侍

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

屬之欲翻

公無憂矣

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

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

移猶遺也

為陳禍福

為于偽翻

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於壽春自稱仲家以九

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球

弟子也少與術遊術以書召珪又劫質其子

少詩照翻質音致

期必致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
為足下當僂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
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故兖州刺史金尚
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金尚奔術見六
十卷初平三年

三月

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袁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

四州 夏五月蝗 袁術遣使者韓允以稱帝事告呂

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

術領揚州布領徐州
從子容翻難乃旦翻

往說布曰

說輸
尚翻

曹公奉迎天子輔

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昏

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

也

事見六十卷
初平三年

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韓允梟首

許市

梟堅
亮翻

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

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尉納

復扶又翻遺于季
翻尉與慰同安之

也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
顏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

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

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

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

珪秩中二千石

漢制王國相秩二千石增秩中二千石則秩視九卿

拜登廣陵太

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

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所

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昏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

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

為于偽翻

徐對

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

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

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

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趣下邳

趣七喻翻

七道攻布布時有

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

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

卒讀曰猝

謀無

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鷄執不俱棲

戰國策秦惠王

曰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上於棲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

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

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

為子偽翻

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

去勲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

呼火故翻

並到勲營勲等散

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

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離

鍾離縣屬九江郡距壽春

二百餘里所過虜掠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

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

哈呼來翻楚人謂相啁笑

曰泰山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

前漢莒縣屬城陽國後漢屬琅

邪國帥所類翻

破之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

之其督將高順諫曰

將即亮翻下所將順將同

將軍威名宣播遠近

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

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徃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

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萬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

克名陷陳營

少詩沼翻
陳讀曰陣

布復疎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

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

布疎順而親續其後執順
以敗布者續也將即亮翻

布性決易

易以
鼓翻

所為無常順

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

可數乎

數所
角翻

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曹操遣議郎王誦

誦滂古翻
又匹布翻

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

策父

討賊功封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今安吉州縣

考異

曰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王誦奉戊辰詔書賜策不知

其何

領會稽太守會工外翻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

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

軍

明漢將軍亦權宜置此號言明於逆順知尊漢室也下輔漢同

策治嚴

嚴裝也

行到錢

唐

錢唐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省其地當屬吳郡界錢唐記曰昔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募有能致

一斛土者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于是載土石者皆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錢塘

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

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初陳

王寵有勇善弩射

寵明帝子陳敬王羨之曾孫也

黃巾賊起寵治兵自

守

治直之訓

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

是時王侯無復租祿而數見侵奪

數所角翻

或并日而食轉

死溝壑而陳獨富彊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及州

郡兵起寵率衆屯陽夏

賢曰陽夏縣屬淮陽國夏音工雅翻

自稱輔漢大

將軍袁術求糧於陳駱俊拒絕之術忿恚

恚所避翻

遣客詐

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

術聞操來奔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

賢曰蘄水

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水經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逕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予據三國志

術時侵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渡淮則蓋戰於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蘄陽哉此蓋沛

國之蘄縣范史行陽

操擊破蕤等皆斬之

考異曰范書呂布傳云

字而通鑑因之耳

布破張勳於下邳生擒橋蕤此又一橋蕤將蕤被獲又還也然魏志呂布傳無橋蕤事當是范書誤術走

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何

夔為掾

掾俞絹翻

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

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

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

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

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

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衆歸

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

客皆以為虎士焉

俠戶類翻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

據彪

傳彪子修袁術之甥彪蓋娶於袁氏也

曹操惡之

惡鳥路翻

誣云欲圖廢立奏

收下獄劾以大逆

下遐稼翻劾戶桑翻又戶得翻

將作大匠孔融聞之

不及朝服

朝直遙翻

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

震秉賜彪四世以清白稱

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

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

國家謂帝也

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

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

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

屬之欲翻掠音亮

寵一

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它

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

公惜之

為于偽翻

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寵考掠彪皆怒

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

脚攣

學問緣翻牽縮也

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馬日

碑喪至京師

日碑死見六十一卷與平元年碑丁奚翻

朝廷議欲加禮孔融

曰日碑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

使疏史翻

而曲媚奸臣為

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脇為辭聖上哀矜舊臣未

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金尚喪至京師詔百官弔

祭拜其子瑋為郎中

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

復扶又翻

又如拔湖陽

湖陽縣屬南陽郡

禽劉表將鄧濟又攻舞陰下之

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間軍飢餓辭呂布欲詣

荊州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宿憾私與備相聞欲共

擊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

座上縛奉斬之暹失奉孤特與十餘騎歸并州為杼秋

令張宣所殺

杼秋縣前漢屬梁國後漢屬沛國師古曰杼食汝翻

胡才李樂留河

東才為怨家所殺

怨於元翻

樂自病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

殺潁川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

繁音婆左傳殷氏七族有繁氏西漢

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下見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能同

耳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

長知子兩翻

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

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必能匡濟華

夏

夏戶雅翻下同

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為朗陵長

朗陵縣屬

汝南郡長知兩翻

陽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法

操分汝南二縣置陽

安都尉

儼收治致之大辟

治直之翻辟毗亦翻

時殺生之柄決於牧

守

守式又翻

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

號戶翻

通曰方與曹公勦

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

攻張繡而還也

三月將復擊張繡

復扶又翻

荀攸

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

仰牛向翻

表不

能供也執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

誘音酉

若

急之其執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夏四月使謁者

僕射裴茂

姓譜伯益之後封邕鄉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

詔關中諸將

段煨等討李傕夷其三族

董卓之黨於是盡矣煨烏回翻傕古岳翻

以煨為

安南將軍封閬鄉侯

閬音旻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

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涇

其近

靳翻說輸為翻下同埤皮弭翻又讀與卑同

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

實

鄆音絹

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

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

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

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園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張繡率眾追之

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

水經注梅溪水

出南陽宛縣北紫山南逕杜衍縣東土地墜下湍溪是

注古人於安眾竭之令遊水是

猪謂之安眾港郡國志

南陽郡有安衆侯國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

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

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

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

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

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

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

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

何復追

復扶又翻下同

詡曰兵執有變促追之

言兵執無常審知其變則因敗

而為勝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此亦小勝

耳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

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易以鼓翻

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斷丁

管翻下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

引退必國內有故也有故謂有變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

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

也繡乃服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

地太守雁門張遼攻劉備

布以遼遙領北地太守耳

曹操遣將軍夏

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

敗補邁翻

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

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

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

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

驍堅亮翻從子容翻

豪傑必應

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泰山

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等皆附於布

比必寐翻帥所類翻

豨許豈翻又音希史言攸料敵之審姓譜昌姓昌意之後

操與劉備遇于梁進至彭

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

待其來感著泗水中

著直
畧翻

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

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

大敗

將即
亮翻

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為陳禍福

遺于季
翻為于

偽
翻

布懼欲降

降戶
江翻

陳宮曰曹操遠來孰不能久將軍若

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

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于外不過旬月操軍

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

斷操糧道

斷丁管翻

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

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

蹉昌何翻跌徒結翻

將軍當於

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

陳宮字公臺歸

布事見上卷興平元年舍讀曰捨

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

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

哉

復扶又翻下同

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

汜音祀

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

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

術時僭號故稱之為明上

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

以繇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

射不得過復還城

為于偽翻著直畧翻射而亦翻

河內太守張楊素與

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

野王縣東市也

遥為之執十一

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

眭息隨翻

將其

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

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

難乃旦翻

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

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

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

亮翻

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

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

也乃引沂泗灌城

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而南入于泗故併引

二水以灌城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

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

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

月餘布益困迫

考異曰

范書布傳云灌其城三月魏志傳亦曰圍之三月按操

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共在一季不可言三月今從魏

志武紀

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

公首式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救翻

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戾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

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

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

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

與麾下登白門樓

水經注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四里

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大城之門也宋白曰下邳中城南臨白樓門

兵圍之急布令

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

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

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將即

亮翻騎奇寄翻

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

坐祖卧翻

我為降虜

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

緩布縛劉備曰不可

考異曰獻帝春秋曰太祖意欲活布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

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今從范書陳志明公不見

呂布事丁建陽董卓師乎

丁原字建陽董卓官至太師布皆殺之事見五十九卷靈

帝中平六年及六

十卷初平三年操領之

領之者微動

布目備曰大耳

兒最叵信

備顧自見其耳故云然叵普火翻不可也洪邁曰叵為不可此以切脚稱也

操謂

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治直

之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

翻

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

復扶又翻
為于偽翻

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

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

操厚陳宮之家而不肯存

孔融之嗣必陳宮之妻
子可保其無能為也

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

中操皆禮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

操募索得之

索山客翻

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

操乃分琅邪東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

城陽西漢王國
光武省併入琅

邪利城昌慮二縣皆屬東海此蓋因諸
屯帥所居而分為郡也慮師古音廬

悉以霸等為守

相初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兖州亂翕暉皆叛

兖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

語牛倨翻

令霸送二首

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

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

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

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為郡守

守式又翻

陳登以功加伏

波將軍 劉表與袁紹深相結約治中鄧義諫表表曰

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

背蒲妹翻

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

獨何怪乎義乃辭疾而退長沙太守張羨性屈強

屈渠勿翻

強巨兩翻屈強便戾不順從貌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

桂陽三郡以拒表遣使附於曹操羨從之

說輸芮翻考異曰魏志

桓階傳袁曹相拒官渡而階說羨按范書
劉表傳建安三年羨拒表在官渡前也

孫策遣其

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

正議校尉亦孫策私所署置

曹操欲撫納之

表策為討逆將軍

討逆將軍亦創置也

封吳侯

由烏程徙封吳進其封也 考異曰

江表傳曰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拜討逆封吳侯按
策貢獻在二年非元年也又陳志紘傳曰建安四年遣
紘奉章詣許按吳書紘述策材畧忠款曹公乃優文以
褒崇改號加封然則紘來在策封吳侯前本傳誤也以

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貴女

為于偽翻取讀曰娶

禮辟策

弟權翊

操禮辟權翊欲其至以為質耳

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

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

居巢縣屬廬江郡東城縣前漢屬九江郡

後漢省當是術復置也長知兩翻

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弃官渡江從

孫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

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參軍事助

於魏晉之間位望頗重孫楚謂石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是也自是以後位望輕矣

袁術遣間

使

間古莧翻
使疏吏翻

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

帥所類翻

使激動

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

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

蕪湖涇縣皆屬丹陽郡宣城縣前漢亦屬

丹陽後漢省晉太康元年分丹陽立宣城郡
復置縣屬焉山越越民依阻山險而居者

于是策自

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

陵陽縣屬丹陽郡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因名

策謂

郎曰爾昔襲孤

事見上卷興平元年

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弃

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

怖普布翻

郎

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

勇里

在涇縣

禽之解縛捉其手

捉執也

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

神亭事見上卷興平二年

慈曰未可量也

量音良

策大笑

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

慈東

萊人少為郡奏曹史時郡與州有隙交章以聞而州章先到雖慈劫取壞之由是知名後赴孔融之急詣劉備求救此策所謂烈義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

謂劉繇也

孤是卿知己勿

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

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于豫章士眾萬餘人欲奉豫章

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眾守之

連月卒謝遣之

卒子恤翻華戶化翻

其眾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

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

劉繇奉王命牧

揚州故以稱之攻廬江事見上卷興平元年為于偽翻

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

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而求之乎其後

不遵臣節諫之不從

事見上建安元年

大夫義交苟有大故不

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

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徃視之并宣孤意於其

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

樂音洛

并

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

華敬字子魚

卿須幾兵多少

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

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

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

復扶又翻

餞送昌門

孫權

記注曰吳西郭門曰閭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閭閻故名之後春申君改曰昌門

把腕別曰

腕烏賁翻

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

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

斷丁亂翻

太史子義雖

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

縱子容翻

其心秉道義重然諾

然是也決辭也諾應也許辭也重不輕也

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

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它

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

僮姓也風俗通漢有交趾刺史

僮尹一曰僮即童也顓頊子老童之後或從人廬陵縣屬豫章郡

番陽民帥別立宗部

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

番陽縣屬豫章郡宗部即所謂江南

宗賊也帥所類翻海昏縣屬豫章郡時縣民數千家自相結聚作宗伍壁於上繚水經注僚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僚水又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僚水又逕海昏縣謂之上僚水繚讀曰僚

子

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袁紹

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

不答而增修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

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紹于是大興兵以攻璣先是璣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璣

不救

先悉薦翻

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

璣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

度徒洛翻

又知必不見救

或降或潰

降戶江翻

紹軍徑至其門

易京之門也

璣遣子續請救

於黑山諸帥

黑山諸帥張燕等也帥所類翻

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

自易京西抵故安閭鄉以西諸山連接中山之擁黑山界山谷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也傍步浪翻

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

斷丁管翻

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

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少

處昌呂翻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

舍之而出

舍讀曰捨

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

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蹙子六翻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